

# 《薩遮尼搥子經》比對

林崇安編校

(內觀雜誌，89期，pp. 2-32，2013.01)

## 說明：

以下列出相關經典作比對之用，此中探討重要的「我」和「無我」，文中補正處用〔 〕標出。

1. 《雜阿含 110 經》：《薩遮尼搥子經》
2. 《增一阿含經》第 332 經
3. 《中部》第 35 經：《薩遮迦小經》

## 【附】

4. 《攝事分》解說《薩遮尼搥子經》的要義

## 1. 《雜阿含 110 經》：《薩遮尼搥子經》

- (01)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
- (02) 毘舍離國有〔尼搥〕子，聰慧明哲，善解諸論。有聰明慢，所廣集諸論，妙智入微，為眾說法，超諸論師；每作是念：「諸沙門、婆羅門無敵我者，乃至如來亦能共論。諸論師輩聞我名者，頭額津，腋下汗，毛孔流水。我論議風，能偃草折樹，摧破金石，伏諸龍象，何況人間諸論師輩能當我者！」
- (03) 時有比丘，名阿濕波誓，晨朝著衣持鉢，威儀詳序，端視平涉，入城乞食。
- (04) 爾時，薩遮尼搥子有少緣事，詣諸聚落，從城門出，遙見比丘阿濕波誓，即詣其所，問言：「沙門瞿曇為諸弟子云何說法？以何等法教諸弟子令其修習？」
- (05) 阿濕波誓言：「火種居士！世尊如是說法，教諸弟子，令隨修學。言：諸比丘！於色當觀無我，受、想、行、識當觀無我。此五受陰，勤方便觀：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
- (06) 薩遮尼搥子聞此語，心不喜，作是言：「阿濕波誓！汝必誤聽，

沙門瞿曇終不作是說。若沙門瞿曇作是說者，則是邪見，我當詣彼難詰令止。」

- (07) 爾時，薩遮尼搥子，往詣聚落，諸離車等集會之處，語諸離車言：「我今日見沙門瞿曇第一弟子，名阿濕波誓，薄共論議。若如其所說者，我當詣彼沙門瞿曇，與共論議，進卻迴轉，必隨我意。
- (8a) 譬如士夫，刈拔芟草，手執其莖，空中抖擻，除諸亂穢。
- (8b) 我亦如是，與沙門瞿曇論議難詰，執其要領，進卻迴轉，隨其所欲，去其邪說。
- (9a) 如沽酒家，執其酒囊，壓取清醇，去其糟滓。
- (9b) 我亦如是，詣沙門瞿曇，論議難詰，進卻迴轉，取其清真，去諸邪說。
- (10a) 如織席師，以席盛諸穢物，欲市賣時，以水洗澤，去諸臭穢。
- (10b) 我亦如是，詣沙門瞿曇所，與共論議，進卻迴轉，執其綱領，去諸穢說。
- (11a) 譬如王家調象之師，牽大醉象，入深水中，洗其身體，四支、耳、鼻，周遍沐浴，去諸〔塵〕穢。
- (11b) 我亦如是，詣沙門瞿曇所，論議難詰，進卻迴轉，隨意自在，執其要領，去諸穢說。
- (12) 汝諸離車，亦應共往觀其得失。」
- (13a) 中有離車作如是言：「若薩遮尼搥子能與沙門瞿曇共論議者，無有是處。」
- (13b) 復有說言：「薩遮尼搥子聰慧利根，能共論議。」
- (14) 時有五百離車，與薩遮尼搥子，共詣佛所，為論議故。
- (15) 爾時，世尊於大林中，坐一樹下，住於天住。
- (16) 時有眾多比丘，出房外，林中經行。
- (17) 〔薩遮尼搥子〕漸漸詣諸比丘所，問諸比丘言：「沙門瞿曇住在何所？」
- (18) 比丘答言：「在大林中，依一樹下，住於天住。」
- (19) 薩遮尼搥子即詣佛所，恭敬問訊，於一面坐。諸離車長者亦詣佛所，有恭敬者、有合掌問訊者，問訊已，於一面住。
- (20) 時薩遮尼搥子白佛言：「我聞瞿曇作如是說法，作如是教授諸弟子，教諸弟子於色觀察無我，受、想、行、識觀察無我。此五受陰，勤方便觀察：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

空、非我。爲是瞿曇有如是教，爲是傳者毀瞿曇耶？如說說耶？不如說說耶？如法說耶？法次法說耶？無有異忍來相難詰，令墮負處耶？」

- (21) 佛告薩遮尼搥子：「如汝所聞，彼如說說、如法說、法次法說，非爲謗毀，亦無難問令墮負處。所以者何？我實爲諸弟子如是說法，我實常教諸弟子令隨順法，教令觀色無我，受、想、行、識無我。觀此五受陰：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
- (22) 薩遮尼搥子白佛言：「瞿曇！我今當說譬。」
- (23) 佛告薩遮尼搥子：「宜知是時。」
- (24) 「譬如世間，一切所作皆依於地，如是色是我人，善惡從生；受、想、行、識是我人，善惡從生。又復譬如人界、神界、藥草、樹本，皆依於地而得生長，如是色是我人，受、想、行、識是我人。」
- (25) 佛告火種居士：「汝言色是我人，受、想、行、識是我人耶？」
- (26) 答言：「如是，瞿曇！色是我人，受、想、行、識是我人。此等諸眾，悉作是說。」
- (27) 佛告火種居士：「且立汝論本，用引眾人爲！」
- (28) 薩遮尼搥子白佛言：「色實是我人。」
- (29) 佛告火種居士：「我今問汝，隨意答我。譬如國王，於自國土，有罪過者，若殺、若縛、若擯，若鞭、斷絕手足；若有功者，賜其象、馬、車乘、城邑、財寶，悉能爾不？」
- (30) 答言：「能爾，瞿曇！」
- (31) 佛告火種居士：「凡是主者，悉得自在不？」
- (32) 答言：「如是，瞿曇！」
- (33) 佛告火種居士：「汝言色是我，受、想、行、識即是我，得隨意自在，令彼如是，不令如是耶？」
- (34) 時薩遮尼搥子默然而住。
- (35) 佛告火種居士：「速說，速說，何故默然？」如是再三，薩遮尼搥子猶故默然。
- (36) 時有〔金剛力士〕鬼神，持金剛杵，猛火熾然，在虛空中，臨薩遮尼搥子頭上，作是言：「世尊再三問，汝何故不答？我當以金剛杵碎破汝頭，令作七分。」
- (37) 佛神力故，唯令薩遮尼搥子見金剛神，餘眾不見。薩遮尼搥子

- 得大恐怖，白佛言：「不爾，瞿曇！」
- (38) 佛告薩遮尼搥子：「徐徐思惟，然後解說。汝先於眾中，說色是我，受、想、行、識是我。而今言不，前後相違！汝先常說言：色是我，受、想、行、識是我。火種居士！我今問汝：色爲常耶？爲無常耶？」
- (39) 答言：「無常，瞿曇！」
- (40) 復問：「無常者，是苦耶？」
- (41) 答言：「是苦，瞿曇！」
- (42) 復問：「無常、苦者，是變易法。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異我、相在不？」
- (43) 答曰：「不也，瞿曇！」
- (44) 受、想、行、識，亦如是說。
- (45) 佛告火種居士：「汝好思而後說。」
- (46) 復問火種居士：「若於色未離貪、未離欲、未離念、未離愛、未離渴，彼色若變、若異，當生憂悲惱苦不？」
- (47) 答曰：「如是，瞿曇！」
- (48) 受、想、行、識，亦如是說。
- (49) 復問火種居士：「於色離貪、離欲、離念、離愛、離渴，彼色若變、若異，則不生憂悲惱苦耶？」
- (50) 答曰：「如是，瞿曇！如實無異。」
- (51) 受、想、行、識，亦如是說。
- (52) 「火種居士！譬如士夫身嬰眾苦，常與苦俱，彼苦不斷、不捨，當得樂不？」
- (53) 答言：「不也，瞿曇！」
- (54) 「如是火種居士！身嬰眾苦，常與苦俱，彼苦不斷、不捨，不得樂也。
- (55) 火種居士！譬如士夫，持斧入山，求堅實材，見芭蕉樹，洪大〔雍直〕，即斷其根葉，剝剝其皮，乃至窮盡，都無堅實。
- (56) 火種居士！汝亦如是，自立論端，我今善求真實之義，都無堅實，如芭蕉樹也。而於此眾中，敢有所說。我不見沙門、婆羅門中，所知、所見，能與如來、應、等正覺所知、所見共論議不摧伏者。而便自說：我論議風，偃草折樹，能破金石，調伏龍象，要能令彼額津、腋汗、毛孔水流。汝今自論己義而不自立，先所誇說能伏彼相，今盡自取而不能動如來一毛。」

- (57) 爾時，世尊於大眾中，被〔鬱多羅僧〕，現胸而示：「汝等試看！能動如來一毛以不？」
- (58) 爾時，薩遮尼搥子默然低頭，慚愧失色。
- (59) 爾時，眾中有一離車，名突目佉，從座起，整衣服，合掌白佛言：「世尊！聽我說譬。」
- (60) 佛告突目佉：「宜知是時。」
- (61) 突目佉白佛言：「世尊！譬如有人執持斗斛，於大聚穀中，取二三斛，今此薩遮尼搥子亦復如是。
- (62) 世尊！譬如長者巨富多財，忽有罪過，一切財物悉入王家。薩遮尼搥子亦復如是，所有才辯，悉為如來之所攝受。
- (63) 譬如城邑、聚落邊有大水，男女大小悉入水戲，取水中蟹，截斷其足，置於陸地，以無足故，不能還復入於大水。薩遮尼搥子亦復如是，諸有才辯，悉為如來之所斷截，終不復敢重詣如來，命敵論議。」
- (64) 爾時，薩遮尼搥子忿怒熾盛，罵唾突目佉離車言：「汝羸疏物，不審諦，何為其鳴！吾自與沙門瞿曇論，何豫汝事？」
- (65) 薩遮尼搥子呵罵突目佉已，復白佛言：「置彼凡輩鄙賤之說，我今別有所問。」
- (66) 佛告薩遮尼搥子：「恣汝所問，當隨問答。」
- (67) 「云何瞿曇為弟子說法，令離疑惑？」
- (68) 佛告火種居士：「我為諸弟子說：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羸、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如實觀察，非我、非異我、不相在。
- (69)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 (70) 彼學必見跡，不斷壞，堪任成就，厭離知見，守甘露門。雖非一切悉得究竟，且向涅槃。如是弟子從我教法，得離疑惑。」
- (71) 復問瞿曇：「復云何教諸弟子，於佛法得盡諸漏，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 (72) 佛告火種居士：「正以此法，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羸、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如實知，非我、非異我、不相在。
- (73)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 (74) 彼於爾時，成就三種無上：智無上、道無上、解脫〔無上〕。

成就三種無上已，於大師所，恭敬、尊重、供養如佛。世尊覺一切法，即以此法調伏弟子，令得安隱，令得無畏，調伏寂靜，究竟涅槃。世尊為涅槃故，為弟子說法。火種居士！我諸弟子，於此法中，得盡諸漏，得心解脫，得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 (75) 薩遮尼搥子白佛言：「瞿曇！猶如壯夫鋒刃亂下，猶可得免，瞿曇論手，難可得脫！
- (76) 如盛毒蛇猶可得避，曠澤猛火猶可得避，兇惡醉象亦可得免，狂飢師子悉可得免，沙門瞿曇論議手中，難可得脫！
- (77) 非我凡品輕躁鄙夫，論具不備，以論議故來詣瞿曇。沙門瞿曇！此毘舍離豐樂國土，有遮波梨支提、漆奄羅樹支提、多子支提、瞿曇在拘樓陀支提、婆羅受持支提、捨重擔支提、力士寶冠支提。世尊！當安樂於此毘舍離國，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及諸世間，於世尊所常得恭敬、奉事、供養，令此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長夜安樂，唯願止此！明朝與諸大眾，受我薄食！」
- (78) 爾時，世尊默然而許。
- (79) 時薩遮尼搥子，知佛世尊默然受請已，歡喜隨喜，從座起去。
- (80) 爾時，薩遮尼搥子於彼道中，語諸離車：「我已請沙門瞿曇及諸大眾，供設飯食，汝等人各辦一釜食，送至我所。」
- (81) 諸離車各還其家，星夜供辦，晨朝送至薩遮尼搥子所。
- (82) 薩遮尼搥子晨朝灑掃，敷座，供辦淨水；遣使詣佛，白言：「時到！」
- (83) 爾時，世尊與諸大眾，著衣持鉢，往薩遮尼搥子所，大眾前坐。
- (84) 薩遮尼搥子自手奉施清淨飲食，充足大眾。食已，洗鉢竟。
- (85) 薩遮尼搥子知佛食竟，洗鉢已，取一卑床，於佛前坐。
- (86) 爾時，世尊為薩遮尼搥子說隨喜偈言：  
於諸大會中，奉火為其最；闍陀經典中，婆毘諦為最；  
人中王為最；諸河海為最；諸星月為最；諸明日為最；  
十方天人中，等正覺為最！
- (87) 爾時，世尊為薩遮尼搥子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還歸本處。
- (88) 時諸比丘，於彼道中眾共論議：「五百離車各為薩遮尼搥子供辦飲食，彼諸離車於何得福？薩遮尼搥子於何得福？」

- (89) 爾時，諸比丘還自住處，舉衣鉢，洗足已，至世尊所，頭面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向於路中，自共論議：五百離車爲薩遮尼搥子供辦飲食，供養世尊、諸大眾，彼諸離車於何得福？薩遮尼搥子於何得福？」
- (90) 佛告諸比丘：「彼諸離車，供辦飲食，爲薩遮尼搥子，於薩遮尼搥子所因緣得福。薩遮尼搥子得福，佛功德。彼諸離車得施有貪、恚、癡因緣果報；薩遮尼搥子得施無貪、恚、癡因緣果報。」

## 2. 《增一阿含經》第 332 經

- (01) 聞如是：
- (02) 一時，佛在毗舍離城外林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 (03) 爾時，尊者馬師到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
- (04) 是時，薩遮尼搥子遙見馬師來，卽往語馬師曰：「汝師說何等義？有何教訓？以何教誡向弟子說法乎？」
- (05) 馬師報曰：「梵志！色者無常，無常者卽是苦，苦者卽是無我，無我者卽是空也，空者彼不我有，我非彼有。如是者智人之所學也。痛、想、行、識無常，此五盛陰無常，無常者卽是苦，苦者卽是無我，無我者卽是空，空者彼非我有，我非彼有。卿欲知者，我師教誡其義如是，與諸弟子說如是義。」
- (06) 是時，尼搥子以兩手掩耳，而作是言：「止！止！馬師！我不樂聞此語。設瞿曇沙門有此教者，我實不樂聞。所以然者，如我義者色者是常，沙門義者無常。何日當見沙門瞿曇與共論議？當除沙門瞿曇顛倒之心。」
- (07) 爾時，毗舍離城五百童子集在一處，欲有所論。是時，尼搥子往至五百童子所，語童子曰：「汝等皆來，共至沙門瞿曇所。所以然者，意欲與彼沙門瞿曇共論，使彼沙門得見正諦之道。沙門所說者色者無常，如我義者色者是常。猶如力士手執長毛之羊，隨意將東西，亦無疑難。我今亦復如是，與彼沙門瞿曇論議，隨我捉捨而無疑難。猶如猛象凶暴而有六牙，在深水中戲，亦無所難。我今亦復如是，與彼論議亦無疑難。猶如兩健丈夫而捉一劣者，在火上炙，隨意轉側，亦無疑難。」

我今與彼論義亦無疑難。

我論議中尚能害象，何況人乎？亦能使象東、西、南、北，豈不如人乎？今此講堂樑柱無情之物，尚能使移轉，何況與人共論能勝？我使彼血從面孔出而命終。」

(08) 其中或有童子而作是言：「尼撻子終不能與沙門論議，但恐沙門瞿曇與尼撻子論議耳！」

或有作是說：「沙門不與尼撻子論議，尼撻子能與沙門共論議。」

(09) 是時，尼撻子便作是念：設令沙門瞿曇所說，如馬師比丘者，足得相疇，若更有義者，聞已當知。

是時，尼撻子將五百童子，前後圍繞，往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是時，尼撻子白世尊言：「云何，瞿曇！有何教誡？以何教誡訓諸弟子？」

(10) 佛告尼撻子：「我之所說，色者無常，無常即是苦，苦者即是無我，無我者即是空，空者彼非我有，我非彼有；痛、想、行、識及五盛陰皆悉無常，無常即是苦，苦者無我，無我者是空，空者彼非我有，我非彼有，我之教誡其義如是。」

(11) 尼撻子報曰：「我不樂聞此義。所以然者，如我所解義，色者是常。」

世尊告曰：「汝今且專心意，思惟妙理，然後說之。」

(12) 尼撻子報曰：「我今所說色者是常，此五百童子其義亦爾。」

世尊告曰：「汝今所說色者是常，此五百童子其義亦爾。」

世尊告曰：「汝今以己之辯說之，何為引彼五百人乎？」

(13) 尼撻子報曰：「我今說色是常，沙門欲何等言論？」

(14) 世尊告曰：「我今說色者無常，亦復無我。權詐合數有此色者，亦無真實，無固、無牢亦如雪搏，是磨滅之法，是變易之法。汝今方說色者是常，我還問汝，隨意報我。云何，尼撻子！轉輪聖王還於己國得自在不乎？又彼大王不應脫者而脫之，不應繫者而繫之，可得爾乎？」

(15) 尼撻子報曰：「此聖王有此自在之力，不應殺者能殺之，不應繫者能繫之。」

(16) 世尊告曰：「云何，尼撻子！轉輪聖王當復老乎？頭白、面皺、衣裳垢塗？」

(17) 是時，尼撻子默然不報。

世尊再三問之，彼亦再三默然不報。是時，密跡金剛力士手執金

剛之杵，在虛空中而告之曰：「汝今不報論者，於如來前破汝頭作七分！」

- (18) 爾時，世尊告尼捷子曰：「汝今觀虛空中。」
- (19) 是時，尼捷子仰觀空中，見密跡金剛力士，又聞空中語：「設汝不報如來論者，當破汝頭作七分！」見已驚恐，衣毛皆豎，白世尊言：「唯願瞿曇當見救濟，今更問論當疇對！」
- (20) 世尊告曰：「云何，尼捷子！轉輪聖王當復老乎？亦當頭白、齒落、皮緩、面皺耶？」
- (21) 尼捷子報曰：「沙門瞿曇！雖有此語；如我義者，色者是常。」
- (22) 世尊告曰：「汝善思惟而後報之，前之與後義不相應。但具論聖王當復老乎？亦當頭白、齒落、皮緩、面皺耶？」
- (23) 尼捷子報曰：「轉輪聖王許使老。」
- (24) 世尊告曰：「轉輪聖王常能於己國得自由，何以故不能卻老、卻病、卻死？我不用老、病、死，我是常之，應欲使然者，其義可？」

### 【比對】

此處與他本相異之處：聖王有處置人民的自在之力，但是聖王對自己的變老卻無自在之力。表示凡夫自以為有「自在之我」，其實這只是一錯覺而已。

- (25) 是時，尼捷子默然不對，愁憂不樂，寂然不語。
- (26) 是時，尼捷子身體汗出，汗汗衣裳，亦徹坐處，乃至於地。
- (27) 世尊告曰：「尼捷子！汝在大眾中而師子吼：『汝等童子共我至瞿曇所，與共論議，當降伏，如捉長毛之羊，隨意東西，而無疑難；亦如大象入深水中，隨意自遊，亦無所畏；亦如兩健丈夫捉一劣者，在火上炙，隨意轉側。』又復汝說：『我常能論害大象，如此樑柱草木斯皆無情，與共論議能使屈伸低仰，亦能使腋下流汗。』」
- (28) 爾時，世尊舉三法衣，示尼捷子曰：「汝觀如來腋無流汗，然汝今日返更有汗，乃徹乎地。」  
是時，尼捷子復默然不對。
- (29) 爾時，有童子名頭摩，集在彼眾中。  
是時，頭摩童子白世尊言：「我今堪任有所施行，亦欲所說。」  
世尊告曰：「隨意說之。」

- (30) 頭摩童子白佛言：「猶如去村落不遠有好浴池，然彼浴池有蟲饒腳。然村落人民，男女大小往至浴池所，而出此蟲，各各以瓦石取此蟲，打之傷破手腳，彼蟲意欲還入水者，終無此事。此尼捷子亦復如是，初意猛盛，與如來共論，心懷妬意，兼抱憍慢。如來盡以除之，永無有餘。此尼捷子更終不能重至如來所而共論議。」
- (31) 是時，尼捷子語頭摩童子曰：「汝今愚惑，不別真偽，亦不與汝共論，乃與沙門瞿曇共論。」  
是時，尼捷子白佛言：「唯問義理，當更說之。」
- (32) 世尊告曰：「云何，尼捷子！轉輪聖王欲使老、病、死不至，可得爾乎？彼聖大王果此願耶？」  
尼捷子報曰：「不果此願也。」
- (33) 「欲使有此色，欲使無此色，可果乎？」  
尼捷子報曰：「不果也，瞿曇！」
- (34) 世尊告曰：「云何，尼捷子！色者是常，爲是無常？」  
尼捷子報曰：「色者無常。」
- (35) 「設復無常，爲變易法，汝復見此是我，許我是彼有乎？」  
對曰：「不也，瞿曇！」
- (36) 「痛、想、行、識爲是常，爲是非常？」  
對曰：「無常。」
- (37) 世尊告曰：「設復無常，爲變易之法，汝頗見有乎？」  
對曰：「無也。」
- (38) 世尊告曰：「此五盛陰是常、無常也？」  
尼捷子報曰：「無常也。」
- (39) 佛言：「設復無常，爲變易法，汝頗見有乎？」  
對曰：「無也。」
- (40) 「云何，尼捷子！汝言是常，此理不與義相違乎？」
- (41) 是時，尼捷子白世尊言：「我今愚癡，不別真諦，乃興此懷，與瞿曇共論，言色是常，猶如猛獸師子遙見人來，有恐怖心乎？終無此事！今日如來亦復如是，無有毫釐。我今狂惑，未明深義，乃敢觸憍，沙門瞿曇所說過多，猶如盲者得眼，聾者徹聽，迷者見路，無目者見色。沙門瞿曇亦復如是，無數方便而爲說法。我今自歸沙門瞿曇、法、比丘僧。自今已後盡形壽，聽爲優婆塞，不復殺生。唯願瞿曇及比丘僧，當受我請！欲飯佛及比丘僧。」

爾時，世尊默然受請。

- (42) 是時，尼捷子見世尊默然受請，即從座起，繞佛三匝，頭面禮足而去。往詣毗舍離童子所，到已，語童子曰：「汝等所應供養我具，當以時給我，莫以非時。我今請沙門瞿曇及比丘僧，明當飯之。」
- (43) 是時，諸童子各辦飲食之具，持用與之。是時，尼捷子即以其夜，辦種種甘饌飲食，敷好坐具，而白：「時到，今正是時，唯願屈神！」
- (44) 是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將諸比丘僧入毗舍離，往至尼捷子家，到已就座，及比丘僧各次第坐。
- (45) 是時，尼捷子已見佛、比丘僧坐定，自手斟酌，行種種飲食，見佛、比丘僧食訖，行清淨水，便取一小座，在如來前坐，欲得聞法。
- (46) 爾時，世尊漸與說妙論，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穢惡，淫不淨行，出要為樂。
- (47) 爾時，世尊已見尼捷子心開意解，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集、盡、道，盡與彼尼捷子說之。是時，尼捷子即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 (48) 是時，世尊便說此偈：
- 祠祀火為上，詩書頌為首；人中王為最，眾流海為源。  
星中月為明，光明日最勝；上下及四方，諸地所出物。  
天及人民類，佛為無上尊；欲求其德者，三佛為最上。
-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即從座起而去。

**【比對】**：以下九段為別本所無。

- (49) 是時，尼捷子五百弟子聞師受佛教化，聞已，各各自相謂言：「我等大師，云何師宗瞿曇？」  
是時，諸弟子出毗舍離城，在中道立。
- (50) 是時，尼捷子欲至佛所聽法。是時，世尊與尼捷子說法，助令歡喜。尼捷子聞法已，即從座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
- (51) 是時，尼捷子弟子遙見師來，各各自相謂言：「此沙門瞿曇弟子今著道來，各各取瓦石而打殺之。」
- (52) 時，諸童子聞尼捷子為弟子所殺，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

面坐。爾時，諸童子白世尊言：「如來所可教化尼撻子者，今爲弟子所殺。今已命終爲生何處？」

- (53) 世尊告曰：「彼是有德之人，四諦具足，三結使滅，成須陀洹，必盡苦際。今日命終生三十三天，彼見彌勒佛已，當盡苦際。此是其義，當念修行。」
- (54) 爾時，諸童子白世尊言：「甚奇！甚特！此尼撻子至世尊所，掬論議，還以己論而自縛，來受如來化。夫見如來者終無虛妄，猶如有人入海取寶，必有所剋獲，終不空還。此亦如是，其有眾生至如來所者，要得法寶，終不空還。」
- (55) 爾時，世尊與諸童子說微妙法，使令歡喜。
- (56) 爾時，諸童子從佛聞法已，卽從座起，繞佛三匝，頭面禮足，便退而去。
- (57) 爾時，諸童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3. 《中部》第 35 經：《薩遮迦小經》

- (01)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毘舍離城大林重閣講堂。
- (02) 爾時，離繫派之徒薩遮迦住毘舍離城，是好挑論者、巧論者，受眾多人所崇敬。彼於毘舍離對於眾，常作如次之語：「凡沙門或婆羅門雖擁有僧伽、擁有伽那，爲眾之師而更容許爲應供、等正覺者，由予以論試論者，不見無震慄感動，不見不腋下流汗也。予若向無心之柱以論試論之，其[柱]因予以論試論之，亦卽震慄感動，何況對於人乎？」
- (03) 是時尊者阿說示早晨著衣，執持衣鉢、向毘舍離行乞。
- (04) 離繫派之徒薩遮迦彷彿於毘舍離，遙見阿說示來。見而往尊者阿說示之處。往而與尊者阿說示問訊，交談友誼親睦之語而立於一面。
- 於一面立之離繫派徒薩遮迦言尊者阿說示曰：「卿阿說示！沙門瞿曇如何教導聲聞耶？而且以如何部門多轉教於沙門瞿曇之聲聞中耶？」
- (05) [阿說示曰：]「阿義耶薩那！世尊以如是教導聲聞，而且以如是分別界說來引導其聲聞眾修學增進，卽：『諸比丘！色是無常、受是無常、想是無常、行是無常、識是無常也。諸比丘！色是無我、受是無我、想是無我、行是無我、識是無我。一切行無常、一切

法無我也。』阿義耶薩那！世尊如是以教導聲聞而且以如是部門多轉教於世尊之聲聞中。」

- (06) [薩遮迦曰：]「卿阿說示！我等聞沙門瞿曇如是說，實是不快也，我等何時與彼瞿曇共會，共論議之，令彼脫離其邪見。」
- (07)其時五百離車人，爲用事而集會於會議堂。離繫派之徒薩遮迦往離車人之處，往而言離車人曰：「來！離車人諸君！來！離車人諸君！今予將與沙門瞿曇共議論。若予對沙門瞿曇，如同他所知之聲聞阿說示比丘所確言，若如是主張者如是予對沙門瞿曇如以論拉論，強拉、拉轉之。」
- (08)猶如力強之人、以執長羊毛之毛而曳，強拉、拉轉。
- (09)或又力強之釀造者，以大酒糟籃入深池，以執其籃端，拉之、強拉，拉轉，如是予對沙門瞿曇以論拉論，強拉、拉轉。
- (10)或如力強之漉酒人以執毛篩之端、轉篩而篩之，篩落之，如是，予對沙門瞿曇以論篩論，轉篩而篩落之。
- (11)或又如六十歲之象，入於深蓮池，稱爲洗麻之遊戲，如是實對予沙門瞿曇正是行麻洗之遊戲。
- (12)來！離車人諸君！來！離車人諸君！今予與沙門瞿曇共議論。」
- (13)時離車人或曰：「沙門瞿曇如何能論破離繫派之薩遮迦乎？實離繫派之薩遮迦以論破沙門瞿曇。」
- 又離車人或曰：「彼之大言者離繫派之薩遮迦，如何能論破世尊乎？實世尊論破繫派之薩遮迦。」
- (14)是五百離車人圍著離繫派之薩遮迦。即往大林之重閣講堂。
- (16)其時眾多比丘於露地經行。
- (17)此離繫派之薩遮迦往彼等比丘之處。往而言彼等比丘曰：「諸賢！今彼瞿曇住何處耶？我等實欲會見彼瞿曇。」
- (18) [彼等曰：]「阿義耶薩那！彼世尊入大林矣，爲日中安息坐於一樹下。」
- (19)此薩遮迦與離車之大眾共入大林，以詣世尊之處，詣而問訊世尊、交談友誼親睦之語，而坐於一面。彼等離車人或者向世尊問訊而坐一面。又或者向世尊問訊，交談友誼親睦之語而坐於一面。又或者向世尊合掌而坐於一面，又或者向世尊之前奉報姓名而坐於一面，又或者默然而坐於一面。
- (20)於一面坐之離繫派薩遮迦白世尊曰：「若卿瞿曇許諾解答予之所問，予則對卿瞿曇有少問。」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汝欲者問之。」

[薩遮迦曰:]「卿瞿曇如何教導聲聞乎!而且以如何部門多轉教卿瞿曇之聲聞耶?」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予如是以教導聲聞,且以如是部門多轉教於予之聲聞。即:『諸比丘!色是無常,受是無常,想是無常,行是無常,識是無常也。諸比丘!色是無我,受是無我,想是無我,行是無我,識是無我也。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也。』

(21)阿義耶薩那!予如是以教導聲聞,而且以如是部門多轉教於予之聲聞中也。」

(22) [薩遮迦曰:]「卿瞿曇!於予現喻之。」

(23)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示[說]之。」

(24) [薩遮迦曰:]「卿瞿曇!猶如彼等達於增大、興隆、成滿之一切種子類、植物類、依於地、而住於地,如是達於增大、興隆、成滿。卿瞿曇!猶如彼等依於力,作所作之業否?此皆依於地,住於地而如是作也。如是,卿瞿曇!此人以色爲我者也,住於色,生起或善或惡。此人以受爲我者也,住於受,生起或善或惡。此人以想爲我者也,住於想,生起或善或惡。此人以行爲我者也,住於行,生起或善或惡。此人以識爲我者也,住於識,生起或善或惡。」

(25)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汝豈非言:『色是予之我、受是予之我、想是予之我、行是予之我、識是予之我』耶?」

(26) [薩遮迦曰:]「卿瞿曇!予實言:『色是予之我、受是予之我、想是予之我、行是予之我、識是予之我。』而且此之大眾亦言然。」

(27)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大眾實於汝何爲!由此,阿義耶薩那!汝說明自論!」

(28) [薩遮迦曰:]「卿瞿曇!予實言:『色是予之我、受是予之我、想是予之我、行是予之我、識是予之我也。』」

(29)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若然予以此問之,應依汝之意答之。阿義耶薩那!汝對此如何思惟耶?灌頂王族之王,於自己之領土,有『以殺應殺者,以剝奪應剝奪者,以驅逐應驅逐之力否?猶如拘薩羅王之波斯匿,又猶如摩揭陀國王之阿闍世韋提希子。」

(30) [薩遮迦曰:]「卿瞿曇!灌頂王族之王,於自己之領土實有『殺應殺者、剝奪應剝奪者、驅逐應驅逐者之力量,猶如於拘薩羅王之波斯匿,又猶如於摩揭陀王之阿闍世韋提希子。卿瞿曇!實於

此等之僧伽、伽那、例如跋耆族、摩慮羅族，亦於自己之領土有『或殺應應殺者、或剝奪應應剝奪者、或驅逐應應驅逐者』之力量，何況灌頂王族之王，即如於拘薩羅王之波斯匿、摩揭陀王之阿闍世韋提希子乎？卿瞿曇！真實有力，應適行使其力。」

(33)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汝對此如何思惟耶？汝言：『色是予之我。』汝於汝其色，有『予之色應如是、予之色不應如是』之力量否？」

如是言時，離繫派之薩遮迦沈默無言。

復次，世尊言離繫派之薩遮迦曰：「汝對此如何思惟耶？汝言：『色是予之我』汝於其色，有『予之色應如是、予之色不應如是』之力量否？」

(34)復次，離繫派之薩遮迦默而無言。

(35)於是世尊言薩遮迦曰：「阿義耶薩那！然解答之，汝今非沈默之時。阿義耶薩那！無論何人由如來如法問至三次不答者，其頭裂為七分也。」

(36)其時金剛手藥叉手執鐵金剛杵，輝熾以放焰光，立於離繫派之薩遮迦頭上之虛空中曰：「若此離繫派之薩遮迦，由世尊如法問至三次，無答所問者，予從汝頭破為七分。」

(37)是時只有世尊及離繫派薩遮迦見彼金剛手藥叉。

於是，薩遮迦恐怖、戰慄，髮毛豎立，願世尊庇護，以求世尊為避難處，世尊依所請，[薩遮迦]白世尊曰：「卿瞿曇！問予者，予應答之。」

(38)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對此如何思惟耶？汝言：『色是予之我。』汝於其色，有『予之色應如是、予之色不應如是』之力量否？」薩遮迦曰：「卿瞿曇！實無[此力]。」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思念之！阿義耶薩那！思念而答之，因汝先及後，或後及先皆不一致。阿義耶薩那！對此如何思惟耶？汝言：『受是予之我。』汝於其受，有『予之受應如是、予之受不應如是』之力量否？」

薩遮迦曰：「卿瞿曇！實無[此力]。」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思念之！阿義耶薩那！思念而答之，因汝先及後，或後及先皆不一致。阿義耶薩那！對此如何思惟耶？汝言：『想是予之我。』汝於其想，有『予之想應如是、予之想不應如是』之力量否？」

薩遮迦曰：「卿瞿曇！實無[此力]。」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思念之！阿義耶薩那！思念而答之，因汝先及後，或後及先皆不一致。阿義耶薩那！對此如何思惟耶？汝言：『行是予之我。』汝於其行，有『予之行應如是、予之行不應如是』之力量否？」

[薩遮迦曰：]「卿瞿曇！實無[此力]。」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思念之！阿義耶薩那！思念而答之！汝先及後，或後及先皆不一致。阿義耶薩那！對此如何思惟耶？汝言：『識是予之我。』汝於其識，有『予之識應如是、予之識不應如是』之力量否？」

[薩遮迦曰:]「卿瞿曇！實無[此力]。」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思念之」阿義耶薩那！思念而答之！因汝先及後，或後及先皆不一致。阿義耶薩那！對此如何思惟耶？色是常否？或是無常否？」

(39) [薩遮迦曰:]「是無常，卿瞿曇！」

(40) [世尊曰:]「無常者是苦否？或樂否？」

(41) [薩遮迦曰:]「是苦，卿瞿曇！」

(42) [世尊曰:]「無常、苦、變壞之法，視為『彼是予所有、予是彼，彼是予之我』者，是正確否？」

(43) [薩遮迦曰:]「卿瞿曇！實不正確也。」

(44)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對此如何思惟耶？受……乃至……想……行……識是常否？或無常否？」

[薩遮迦曰:]「是無常，卿瞿曇！」

[世尊曰:]「無常者是苦否？或樂否？」

[薩遮迦曰:]「是苦，卿瞿曇！」

[世尊曰:]「無常、苦、變壞之法者，視為『彼是我所，予是彼，彼是予之我也』為正確乎？」

[薩遮迦曰:]「實不正確，卿瞿曇。」

(52)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對此如何思惟耶？其著於苦，依於苦，取於苦，以苦視為『彼為我所，予是彼，彼是予之我』彼應了知自苦、或與苦戰鬥而住否？」

(53) [薩遮迦曰:]「卿瞿曇！如何有斯，卿瞿曇！實無依據也。」

(55)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譬如一人欲得心材之求心材者，往索心材，而執利斧入森林。於其處彼發現真直而壯之高大芭蕉樹，

彼即截其根，截根而截梢，截梢而剝剝莖衣，彼雖剝剝其莖衣，亦不得膚材，何況有心材乎？

(56)如是，阿義耶薩那！汝於自論與予問答，被詰問、被對問、空無而敗。阿義耶薩那！依汝對毘舍離之眾，有述此語：『凡沙門或婆羅門雖擁有僧伽、伽那，為眾之師，雖容許為應供、等正覺者，由予以論試論者，不見無震慄、感動，不見不腋下流汗也。予若向無心之柱以論試論之，彼由予以論試論，亦皆令震慄、感動，何況對人乎！』阿義耶薩那！汝汗由前額流出，浸透上衣兩流滴於地。阿義耶薩那！今在予身上無汗。」

(57)如是世尊於彼眾，露出黃金色之身。

(58)如是說時，離繫派之薩遮迦沈默無言、懊惱、縮肩、低頭，悄悄不能回答而坐。

(59)於是離車族東無伽者，知離繫派薩遮迦沈默無言，懊惱、縮肩、低頭，悄悄不能回答，白世尊曰：「世尊！予現喻之。」

(60)世尊曰：「以示之，東無伽。」

(63) [東無伽曰：]「世尊！譬如，村里或聚落之附近有蓮池，在此有一隻蟹，世尊！而且眾多之少年或少女，出此村里或聚落而來此蓮池。來而入此蓮池，從水裏取出蟹，以置於乾燥之地。世尊！若此蟹伸其肢腳，每被彼等少年或少女，或以木片、或砂礫切斷、割裂之，世尊！如其蟹之肢腳皆被斷、裂、割斷，再不能如以前回於蓮池也。世尊！如是，離繫派薩遮迦一切之曲說、奸計、爭論由世尊悉皆切斷、割裂矣！世尊！而且，今離繫派之薩遮迦，不得抱有意志為爭論再詣於世尊之處。」

(64)如是言時，離繫派之薩遮迦向離車族之東無伽曰：「勿言！汝東無伽！勿言！汝東無伽！我等非與汝語，我等令與瞿曇語也。」

(65)「卿瞿曇！此等之我等，勿關係其他凡庸之沙門婆羅門之言，此實不過戲論而已。」

(67)卿瞿曇之聲聞如何遵教，以應說論，斷疑、去猶豫、得無所畏、不由其他而住師教耶？」

(68)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是我之聲聞，凡是色，而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醜、或美、或遠、或近之一切，以如實正慧見：『彼非予所有、予非彼、彼非予之我。』」

(69)阿義耶薩那！又，凡是受……乃至……凡是想……凡是行……凡是識，而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醜、

或美、或遠、或近之一切，以如實正慧見：『彼非予所有，予非彼，彼非予之我。』

- (70)阿義耶薩那！予之聲聞如此遵教，以應說論、斷疑、去猶豫，得無所畏，不依其他而住師教。」
- (71) [薩遮迦曰：]「卿瞿曇！比丘如何，應供、諸漏已盡，修行圓滿，所作已作，捨棄諸重擔，到達理想，斷存在之結。正慧而為解脫者乎？」
- (72)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於是，比丘，凡是色，而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醜、或美、或遠、或近之一切，以如實直覺正慧以見：『彼非予所有，予非彼、彼非予之我，』無取著而住解脫也。」
- (73)凡是受……乃至……想，……行……識而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醜、或美、或遠、或近之一切，以如實正慧見：『彼非予所有，予非彼，彼非予之我，』無取著而住解脫也。阿義耶薩那！比丘如此為應供，諸漏已盡，修行圓滿，所作已作，棄諸重擔，到達理想，斷存在之結，正智而解脫。」
- (74)阿義耶薩那！如是解脫心之比丘，成就三無上：具無上、道無上、解脫無上也。阿義耶薩那！如是解脫之比丘，恭敬、尊重、尊敬、崇拜如來，即彼佛世尊為菩提而說法，彼調御者之世尊，為調御而說法，彼寂靜者之世尊為寂靜而說法，彼度者之世尊，為度而說法，彼涅槃者之世尊，為般涅槃而說法也。」
- (75)如是說時，離繫派薩遮迦白世尊曰：「卿瞿曇！我等想對卿瞿曇以論論戰者，實是鹵莽、輕率也。」
- (76)卿瞿曇！若攻擊狂象，使人安泰；但攻擊卿瞿曇即令人不得安泰。卿瞿曇！若攻擊燃燒火團，使人安泰；但攻擊卿瞿曇，不得令人安泰。  
卿瞿曇！以攻擊猛烈之毒蛇，使人安泰；但攻擊卿瞿曇，即令人不得安泰。  
卿瞿曇！我等想對卿瞿曇以論論戰者，實是鹵莽、輕率也。」
- (77)卿瞿曇！明朝與比丘眾共受我[請]食！」
- (78)世尊默然而受之。
- (79-80)於是離繫派之薩遮迦知世尊受諾，向彼等離車人曰：「離車人之諸君！請轉予，沙門瞿曇與比丘眾共受明朝之請食，然者汝等諸君，有適當者應持來。」

(81)於是彼等離車人其夜備具五百釜食之施食，持來於離繫派之薩遮迦。

(82)如是，離繫派之薩遮迦設殊妙之嚼食、噉食，於自己之園，時告世尊曰：「卿瞿曇！食備矣！」

(83)於是世尊早晨著衣，執持衣鉢，往離繫派薩遮迦之園。往而與比丘眾坐於所設之座。

於是離繫派之薩遮迦以世尊爲上首而向比丘眾以自手供養奉侍殊妙之嚼食、噉食。

離繫派之薩遮迦見世尊食已，手離鉢後，[自]執一卑床於一面坐。於一面坐已，薩遮迦白世尊曰：「卿瞿曇！於是施若有功德及功德地者，願爲施與者之幸福。」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彼施與者得施『未離貪、恚、癡者』如汝者之功德，汝得施『離貪、恚、癡者』如予者之功德〕。」

## 【附】

### 4. 《攝事分》解說《薩遮尼搥子經》的要義

#### 【92】癸十「外愚相等門」(分四)

##### 一、外愚夫相(分二)

###### 丑一略標五種

復次，諸外道輩，略有五種愚夫之相，由彼相故，墮愚夫數。

###### 丑二別釋其相(分五)

###### 寅一第一愚相

謂諸外道性聰慧者，猶尙不免懷聰慧慢，況非聰慧，是名第一愚夫之相。

###### 寅二第二愚相

又諸外道，多爲貪求利養恭敬，自讚毀他，是名第二愚夫之相。

###### 寅三第三愚相

又諸外道，若諸聖者爲說正法、正教、正誠，即便違逆，呵罵毀訾，是名第三愚夫之相。

###### 寅四第四愚相

又諸外道，喜自陳說似正法論，或開示他，是名第四愚夫之相。

###### 寅五第五愚相

又諸外道，雖爲如來、如來弟子之所降伏，亦知如來所說法律是真善說，知自法律是妄惡說，然由我慢增上力故，都不信受，乃至不集觀察因緣，是名第五愚夫之相。

## 二、論師子王成就六分（分三）

### 丑一標

復次，如來成就六分，得名「無間論師子王」。

### 丑二徵

何等爲六？

### 寅三釋（分六）

#### 寅一成就初分

所謂最初往詣外道敵論者所，乃至恣其問一切義，凡所興論，非爲諍論，唯除哀愍諸有情故。其未信者令彼生信，若已信者今倍增長。

#### 寅二成就第二分

又興論時，諸根寂靜，形色無變，亦無怖畏習氣隨逐。

#### 寅三成就第三分

又終不爲諸天世間之所勝伏，一切世間無敵論者，能越一翻，唯說一翻皆能摧伏。

#### 寅四成就第四分

又諸世間極聰慧者、極無畏者，若與如來共興論時，所有辯才皆悉審訥。增上怖畏逼切身心，一切矯術虛詐言論皆不能設。

#### 寅五成就第五分

又復一切同一會坐，處中大眾，皆於佛所起勝他心，於彼外道敵論者所起他勝心。

#### 寅六成就第六分

又佛世尊言辭威肅，其敵論者所出言詞無有威肅。

## 三、二種論差別（分三）

### 丑一標列二種

復次，有二種論，何等爲二？

一、有我論；二、無我論。

### 丑二校量勝劣

無我論有力，有我論無力。

有我論者常爲無我論者所伏，唯除論者其力羸劣。

### 丑三廣釋建立（分二）

#### 寅一有我論者（分三）

卯一徵

云何名爲「有我論者」？

卯二釋（分二）

辰一標義

謂如有一，起如是見，立如是論：於色等行，建立爲我，謂我有行，行是我所，我在行中，不流、不散，遍隨支節，無所不至。是故，色等諸行性我，依諸行田，生福、非福，因茲領受愛、不愛果。

辰二喻成

譬如農夫依止良田，營事農業及與種植藥草、叢林。

卯三結

是名「我論」。

寅二無我論者（分二）

卯一徵

云何名爲無我論者？

卯二釋（分二）

辰一標列二種

謂有二種：一、破我論；二、立無我。

辰二別釋其相（分二）

巳一破我論（分二）

午一破（分三）

未一唯應生福、不生非福

破我論者：若計實我能有作用，於愛非愛諸果業中得自在者，此我恆時欣樂厭苦，是故此我唯應生福、不生非福！

未二不應發生愁憂等難

又我作用常現在前，內外諸行若變異時，不應發生愁憂悲歎！

未三常因旋轉無有變易難

又我是常，以覺爲先，凡所生起，常應隨轉，無有變易，然不可得。

午二結

如是名爲「破有我論」。

巳二立無我（分二）

午一辨（分二）

未一出緣生

立無我者：以一切行從眾緣生，若隨福緣福便生起，與此相違生起非福。由此爲緣，能招一切愛非愛果。

## 未二明假立

依眾緣故，皆是無常，唯於如是因果所攝諸行流轉假立我等。若依勝義，一切諸法皆無我等。

## 午二結

如是名爲「立無我論」。

## 四、有學無學差別（分三）

### 丑一標

復次，由五種相，有學、無學二種差別：

### 丑二釋（分三）

#### 寅一約成就三種辨（分二）

##### 卯一舉智無上等

謂諸無學所成就智，說名無上；一切有學所成就智，說名有上。

##### 卯二例正行、解脫

如智無上，當知正行及與解脫無上亦爾。

#### 寅二約觀佛法身辨

又諸無學，以善清淨諸聖慧眼，觀佛法身，有學不爾。

#### 寅三約奉事如來辨

又諸無學，以善圓滿無顛倒行，奉事如來，有學不爾。

### 丑三結

是名五相。